

[德] 米歇尔·书弗斯 著
李贻琼 译

树在天堂

——一个太过短暂的生命故事

等你



里有个勇敢的一米小人儿，以他天使般的耐心，
二苍有一天会看顾他！我的儿子雅各布，他躺在这
这里，肚子和两腮充满了癌细胞，却依然期盼着所有美
好的机缘，会赐给他哪怕是一点点的生活……他依然快
乐地玩着他的小汽车，唱着歌，驱走恐惧。只要能让他
安安静静地呆上一会儿，就会带给他无尚的快乐。

华夏出版社

树在天堂等你

——一个太过短暂的生命故事

〔德〕米歇尔·书弗斯 著

李贻琼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在天堂等你——一个短暂生命的故事 / (德) 书弗
斯著; 李贻琼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10

ISBN 7-5080-2779-5

I. 树… II. ①书… ②李… III. 纪实文学—德国
—现代 IV. 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462 号

Copyright © Pendo Verlag AG, Zürich 2000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开本 5.125 印张 92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80-2779-5/I·1078

定价: 10.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是经过汉堡火车站去上班。车站附近有我的一个小办公室，时间允许的时候，我在那儿做自由记者，也就是说，我试着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可读的东西，给家里增加些收入。在癌症病房值完夜班之后，我总是疲惫不堪，被各种可怕的画面追逐着，无法逃脱：瘦骨嶙峋的孩子，不断把吃下的东西连同口腔粘膜的碎片一起吐出来，一个个苍白的秃头和静悄悄的幽灵，只有当吗啡作用到脑子时才会出声，当然也有那些小小的英雄们，在他们导管的长度允许的空间里勇敢而快乐地活动着。

走到车站的时候，这些画面还在我脑子里萦绕，忧伤、稠密、无法穿透，甩也甩不掉。只有和足球教练讨论球员伤病的时候，我才会暂时忘记这一切。我想着雅各布，想他正躺在床上，期待着每一个没有痛楚的时刻，想象他的目光正透出与绝症顽强斗争的不屈意志——而此时此刻，我眼前不断出现的却是这样一群人，委琐而卑贱，为了再过一把瘾宁可丢掉自己的性命！如果我把肿瘤医院里的烈药拿来，这些家伙一定会兴奋得

晕过去的。

我无法忍受目睹这些瘾君子们，尽管我也知道，他们实际上都是些可怜虫，只知道满足自己的那么一点点欲望，但我仍然感到厌恶和恐怖。他们每天将自己交给毒品和魔鬼，而几公里之外，那些孩子们却在与他们体内的癌细胞搏斗，一次又一次，从不放弃和抱怨，以他们稚嫩的认真顽强地面对死亡。他们承受这一切，只是为了能继续活下去。而在这里，每天早上，这些游荡的活尸，荒芜在大街上，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只知道往静脉里注射毒品。你能给我一块钱吗？他们冲到我面前问。我讨厌他们，尤其是整个晚上都在为雅各布揪心之后，我彻骨地厌恶他们，但这些街头混混像链子一样缠在我身上。我使劲挣脱，把他们推开，有时还会恨恨地喊他们是“人渣”，“烂仔”。要在平时，我会为自己说出这些话而感到羞耻。但许久以来，自从看到我的儿子如此无畏而无望地与疾病搏斗，我原来的自由主义倾向便了无踪影了。原来的我满脑子美好的左倾精神，理所当然地反对核电力，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受迫害的少数派，坚决反对在动物身上做试验，总是试图以弱者的角度看事物。

但现在一切都和从前不同了。自从我看到大腿被截去的孩子，看到打个喷嚏就可能致命所以总是戴口罩的三岁儿童，还有小小的子宫里长了瘤子的小女孩儿，从我只能戴着手套接触我的孩子（他的大便毒性很大），

我看问题的方式彻底改变了。目睹那些不是时刻珍视自己健康的人和事，一股无名火便会涌上来。我不再为一只被漫长试验折磨的老鼠而激动，甚至认为只要能对我的儿子雅各布有所帮助，人们可以活活地从耳根把它的皮剥下来。我也不再把放射性物质看作大逆不道，完全赞成医生用它来给我的孩子治病，甚至请求他们大剂量地使用它。

每天早上，我都会得出一个原本并不稀奇的结论：这世界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在病人和健康人之间，大人和孩子之间，苦于癌症折磨的人和把自己胳膊扎出血的人之间的世界。我每天早晨在上班路上看到的这些人，怎么会和其他人拥有同一个祖先。我真想把这些混混儿一个一个拽到我儿子的病床前，对他们大声喊叫：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吧，这里有个勇敢的一米小人儿，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以他天使般的耐心，期待着上苍有一天会看顾他！我的儿子雅各布，他躺在这里，肚子和两腮充满了癌细胞，却依然期盼着所有美好的机缘，会赐给他哪怕是一点点的生活。他依赖充满毒素的药液，在无数软管的缠绕下，依然快乐地玩着他的小汽车，唱着歌驱走恐惧。只要能让他安安静静地呆上一会儿，就会带给他无尚的快乐。之后，我在想象中把这些家伙重重地扔出窗外，朝他们叫：在你们给自己扎针的时候，好好想想这些吧！

当然，我很清楚自己是不公平的。但是在这段艰难

的日子里，我以为失望和痛苦将永远与我为伴，它们属于我，只属于我，属于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对于上帝和公正，我许久以来就不再相信，而追问为什么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世界到处是背叛、虚假的同情和鄙视，只因为我有个重病的孩子。我摆脱不掉一转身就被别人闲言碎语的感觉，这种感觉有时发展成被追踪妄想，我所有的感觉都不再像以前一样正常，对儿子的担心使我变得敏感，眼前常常浮现出深渊和棺木，对他绵延不断的担忧和对他早亡的害怕超过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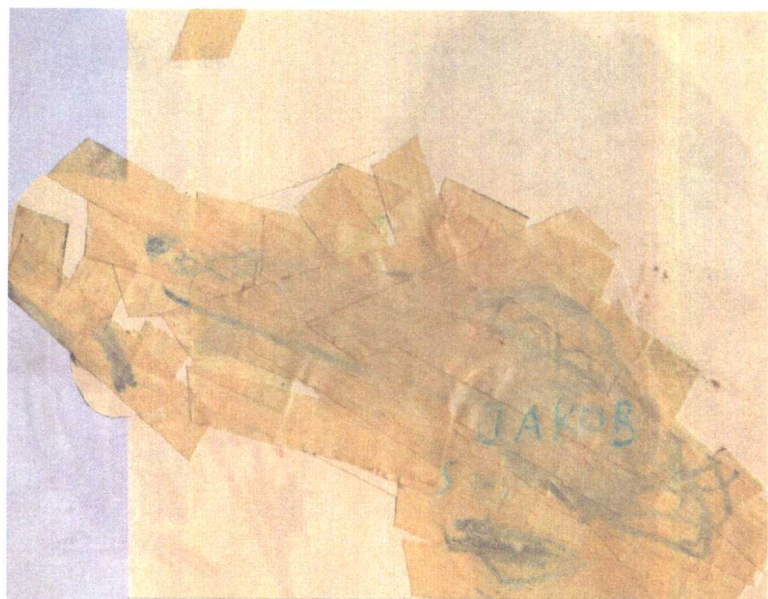
在这种敏感、孤苦的情况下，我着手工作。当有人告诉我，他在为自己喜爱的守门员手臂受伤而担心时，我尽量让自己坦诚而公正地面对一个可能还从未去过一家儿童肿瘤医院的人的烦恼。以前的我会喋喋不休地说上好几个小时，因为我一直认为记者的工作很重要，并为每一篇署着自己名字的平庸文章而感到骄傲。以前的我会厚颜地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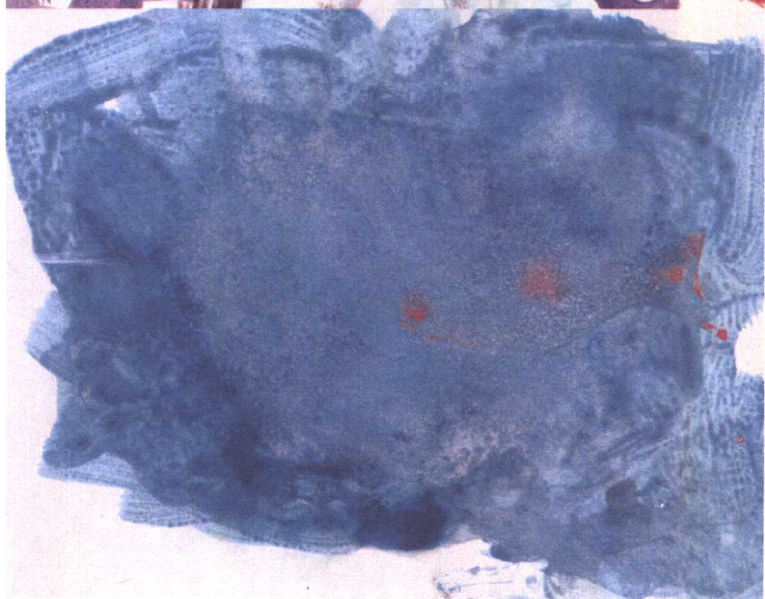
但是现在，我会说是也会说不。实际上，我对自己落在纸上的东西已经不再感兴趣。即便我不在雅各布身边，我的心里也只记挂着他。有时我想：为什么只有在 he 得了癌症之后，才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2000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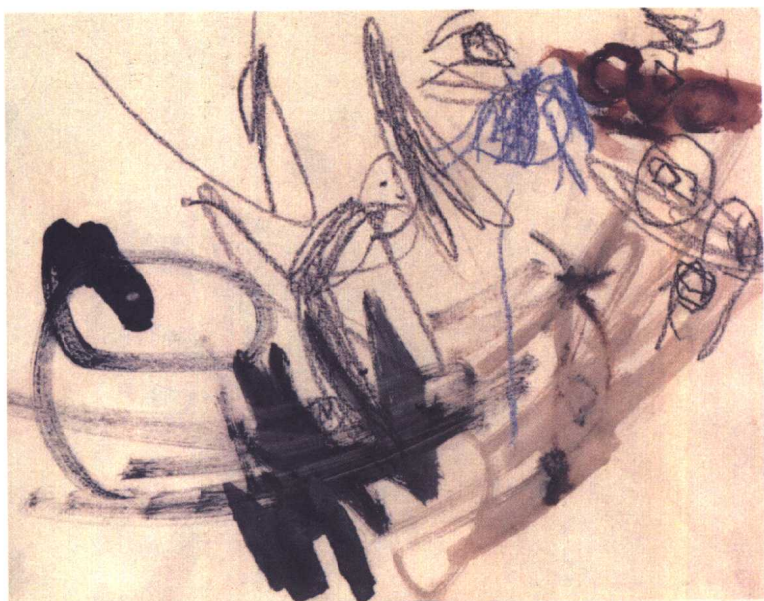
雅各布的画







AB333/02



目 录

前言	(1)
起风了	(1)
癌症只属于别人	(7)
毒药锅架起来了	(15)
灵魂的癌症	(29)
无谓地延长生命	(41)
这上面滴着希望	(51)
鸟儿能飞了	(63)
让上帝见鬼去吧!	(78)
行善和说行善	(98)
死亡并不一定有一张魔鬼的脸	(113)
跋	(125)
附 老师眼中的雅各布	(131)
心理学家眼中的雅各布	(135)

2 树在天堂等你

牧师眼中的雅各布	(139)
女医生眼中的雅各布	(142)
绘画诊疗师眼中的雅各布	(146)
母亲眼中的雅各布	(150)

起 风 了

雅各布死时，天空在落泪。天色很黑，忧伤的细雨连绵不断。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很难判断早晨何时结束，夜晚何时降临。早晨时还没有风，而当雅各布呼出他的最后一缕生命气息，我红肿着眼睛望向窗外的时候，树忽然开始晃动，那是他的树，是他在沙发里没完没了地认真看过的树，它们在不羁的狂风中抖动。我抓着儿子的小手，感觉他血管中的脉搏在消失，我在心里对他说：再吸一口气，你怎么不呼吸了呢？就在我哭喊着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和我问他为什么得了癌症一样地没有意义。他的蓝眼睛大睁了一下，双唇间发出最后的嘶声，然后如释重负地伸直了他几周以来一直因疼痛蜷着的双腿。在灵魂上路之前，他最后看了一眼圣诞树。窗外，暴风雨就要来了。

雅各布爱树，爱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树。树是他第一个学会的词语之一。就在他死前的两天，我们和他一起去了森林，用他的话说，去看树树。他总想去抚摸它们，感觉它们粗糙的老皮，或是带着天真的好奇围着它们来回地跑，一边跑一边抬头望着树梢，为它们的高

大和伟岸感到不可思议。他常常张开胳膊抱住树干，热烈地亲吻它们。他在树林里总是呆不够，总是在它们茂密的叶子的笼盖下快乐地飞来飞去。秋天他就开始谈论圣诞树，自他有记忆以来，他只过过两次圣诞节，而这时候，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圣诞树。不要火车，不要汽车，不要积木，只要有一颗圣诞树就足够了。

雅各布临终的目光落在缀满装饰的圣诞树的时候，是新年的第四天，他快乐而安静地坐在那里，硬撑着等待交换圣诞礼品。他的感觉因为绑在腰带上的一个泵而变得模糊了，这个泵通过一只导管不停地把止疼药送到静脉。他颤抖着双手撕开他的那份礼包，饶有兴致地玩着他的小钻头。晚上，我们都填饱了肚子，他自己也吃了一小块巧克力，还要了块布丁，似乎为了庆祝这个日子说服了自己那懒惰的胃。毕竟是圣诞节了啊！

现在，他就躺在那里，漂亮，苍白，没有血色，像个脆弱的小天使，经历了无数毒药、手术和放疗的折磨。他的头微微向右倾斜，身体已经开始僵硬。如果不是闭上了眼睛，他会满意地看到我们放在棺木里的他曾热爱的尘世之物：他的暖水瓶，泰德熊，他最喜爱的书，一本粘贴影集。他冰凉的脖颈上围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那是哥哥若纳斯给他织的。他被洗得干干净净，穿戴着他漂亮的心爱之物。不过他要是知道自己还裹着尿布的话，一定会生气得跳起来的。他三岁以后就不再尿床了，况且他体内已经没有水分可排了，我们只

是出于习惯迅速地给他绑了一块邦宝适。他一定会生我们的气的，妻子说，我回答她：天使是不会生气的，尤其不会因为一块尿布。

最后一个夜晚很艰难。雅各布几乎没有睡，一直在嚷肚子疼。他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不能生，不能死。只有一种类似胎儿的姿势，能让他忍着点儿疼，同时还能保留一点尊严。他翻着白眼，呼吸沉重，一被我碰着就疼得大叫起来。但他还是愿意和我分享他的小床。他干枯的身体已经瘦得只剩了骨头，因恐惧和虚弱而不停地颤抖。凌晨时分，我轻声对他喊到：走吧，你要是想走就走吧！我同意了！一位医生曾告诉我，这样可以帮助将要死去的孩子：告诉他们我们愿意放开他们，情愿撒手，在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亲密、温存和陪伴，经历了为每一次升高的热度而感到的静静的焦虑之后。走吧！走吧！走吧！我出于爱这样喊道……七个小时后，雅各布死了。

最美的是看到他死时的微笑，对于我，这是无尽哀伤中极大的享受。在经历了六百个看着雅各布被病痛折磨的日日夜夜，六百个目睹他不得安宁的日日夜夜，六百个交叉着希望和担忧、悲哀地意识到只有依靠所谓先进的医学、每天要花费上千马克才能维持他的生命的日日夜夜之后。然而，难道我们应该为了钱而良心不安吗？我们应当在一场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中自动放弃吗？不，答案是肯定的不！因为雅各布热爱这个介

于疼痛和被绑在床上的生命，他在寻找着他短暂的幸福，有时，在他骑马，骑童车，或是画画的时候，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眼前的雅各布，在死亡的安谧中完全放松，尖尖的嘴，从容的态度，又一次印证了我们在他短暂的生命还存在时就已经了解的：他完整地接受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不论是美的，坏的，善的，恶的，痛苦，欢乐和眼泪。人死了，一切就都不存在了，但他对死的意义还并不明了。一个孩子，在他还不了解什么是生时，又如何让他了解什么是死呢？

雅各布随着一阵风走了，带着一丝柔弱的气息，毫不纠缠，谦逊朴实，一如他在世时一样。他像一只小小的蝴蝶，在他喜欢的地方稍作逗留，然后就永远地飞走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仿佛被大自然一时的念头吹走，透明而轻盈。也许他本来就是个孵化的天使，在七重天上守护着我们。我爱你，若纳斯在他弥留之际对他耳语，他肯定弟弟能听到他。临死前十分钟，雅各布把哥哥叫到自己身边，想见他一面，因为若纳斯前一天才从外公外婆那儿过新年回来，雅各布一直在等他。他在除夕夜强迫自己吃了点东西，以保存一点体力。现在哥哥回来了，他也可以走了。而这之前的一瞬间，他曾产生幻觉，想跳起来，起身到浴缸里去，想用吸管喝苹果汁。在他三岁生日的时候，我们曾为他寥寥的几个小客人准备了苹果汁，此时，这最后的、美好的记忆之一又浮现在他的脑海。若纳斯把苹果汁给他拿来，但他